

陰隲文註

大興朱 珪石君敬校

睢陽蔣子蒲夢因重訂

書洪範武王曰惟天陰隲下民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修之則嚮用五福悖之則威用六極所謂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按化書帝君初生於周武王時爲張名善勳官醫師遷司諫卒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又一世在周宣王時爲張名忠嗣字仲官保氏遷大夫卒爲雪山大仙及蜀北門山王化神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卷

星集九
八〇六

龍禦五丁力士又一世爲漢趙王如意卒爲邛池龍又一世生漢章帝時爲張名勳官清河令又一世生漢順帝時爲張名孝仲又一世生河朔爲鄧艾從事及行軍司馬卒還玉京賜如意又一世生晉武帝時爲張名亞字霧夫天吏召歸七曲又作儒士稱謝艾爲張軌主簿與姚萇友又一世生隋文帝時爲文中子王通又以儒生謁唐明皇封左丞相又以儒服衛唐僖宗封濟順王又一世相宋高宗爲張魏公浚蓋可考者凡九世又按天演譜系有劍門大神張勳蜀劍山神張孝仲金馬山神張烈疑此三世卒後所司而張名烈者疑是鄧艾從事之名也陰隲文有宋郊之事當作於宋代蓋九生

八化統神人而計之曰一十七世與

予蒲謹案大興朱石君先生珪曾於甲子年面告

蒲云近來

得之心壇乃知九生八化之訛帝君在周武王時張翼流光降於隱者張叟家名善勳爲第一世至成王時神遊君山洞庭降於張無忌家名忠嗣字仲爲第二世降生於漢爲趙王如意爲第三世復降生於張姓名勳爲第四世至東漢順帝時又降生於張名孝仲爲第五世又降生河朔名張烈爲第六世至晉武帝太康八年降生於金馬山張老之家名亞字霧夫夢乘白鸞天吏引入巨穴乃梓潼七曲爲第七世又雲然神化爲儒士稱謝艾爲第八世又在北魏爲溫子昇爲第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

星集九

九世在隋爲文中子王通爲第十世在唐爲張公藝爲十一世又爲張公仁愿爲第十二世又爲張公萬福爲第十三世元宗僖宗幸蜀扈御有功又爲崔公祐甫爲第十四世又爲蜀世子元膺爲第十五世至北宋爲韓公琦爲第十六世又爲張魏公浚爲十七世云

未嘗虐民酷吏

民猶子也吏亦人也官仁則民自懷矣何忍虐乎官清則吏自畏矣何用酷乎

救人之難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若坐

視其死而不救不幾乎嗜殺人者哉

宋周必大監杭州利濟局局內火犯當死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當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誣服各犯俱免死公竟罷官而歸其婦翁夜聞鬼吟曰瑞雪迎宰相厥明大雪竟日客至則落職之婿也後公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適見小舟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呼救甚急張出自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

正德間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有駕筏撈取貲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笱浮沉而來將抵岸一人利其笱遂沈之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卷

星集九
八十一

發笱見庚帖乃其所聘妻也此二事甚巧請擇之

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江甯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還之其人感謝歸江浦見大風覆舟因思譬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以此銀救人遂呼漁舟曰救一人者給銀五兩羣舟爭救止撈得一人問之乃哈九之子也可謂報之奇速矣

濟人之急

宋馮商無子買一妾問所自泣而不言固詰之曰父因綱運負欠賣女以償商惻然亟還其父焚券不取直數月妻姪里人夢鼓吹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馮京中三元爲名相

憫人之孤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人
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雇貧婦乳之月給工
食銀六錢每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賞罰之三年爲滿
聽人領養此法惠而不費恤孤賑貧所全甚大可倣而行也
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許令結婚將嫁女買一婢媵之婢執
箕帚視堂下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官此曾於此地
戲毬不幸五歲父母亡育於吏家猶憶故跡傷心耳公呼吏
詢之信然卽命易服飾致書許令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義
不可久辱當輟我女嫁資先爲求婚我女可遲一年卜吉乎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堯

星集九
卷一

許答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願卽以前令女配吾次子何用
盛奩於是二女同歸於許瑾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
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遷轉運使壽
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

容人之過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可以寡過矣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可以
遠怨矣忠恕二字世人反用之君子順用之

呂蒙正拜叅知政事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公若爲
弗聞同列欲藉其姓名公曰知其名或不能忘不如不知也
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公佯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他

人又曰明斥公名公曰天下或有同姓名者罵者聞之大慙公爲名相其休休有容可知矣

廣行陰隲上格蒼穹

以上皆帝君之實事也帝君以忠孝爲本而與人爲善之德尤大自爲人爲神生世生天無日不欲人爲善去惡使人自求多福此其陰隲所以無量而至於配天也

嘉靖間台州應尙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欲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實潛賣田得銀四兩代作其夫書寄銀於家其父母得書謂男無恙媳得不嫁已而夫歸公又聞鬼語曰應秀才壞我事一鬼曰何不禍之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罕

星集九
川文

曰上帝嘉之命作陰隲尙書矣公益修善後官至尙書子孫登第者纍纍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心卽理也理卽天也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邵子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此中人以上之言也珪爲演之曰無口過不易無身過更難無身過不易無心過更難人能謹其不易者以勉其難者則希聖希天下學而上達矣

於是訓於人曰

天何言哉無非教也故上焉者不待教而成至於人心曰失

凡五經四子之書口讀而心不信心然而身不從以至敢於爲惡泯淪而不可救也帝君憫之故神道設教飛鸞行化使人知神明昭布森列於上善惡吉凶之報確然不爽冀其信畏悔悟以自拔於陷穿也此其心卽堯舜孔孟之心故其言皆平易切近之言

荀子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漢于定國東海鄰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不嫁姑哀之自經死姑告吏婦殺我母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里

星集九
メリヒ

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太守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卽日大雨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呂叔簡尙書刑戒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 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員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 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

來喘息勿就打 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
且緩打我見不眞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三莫又打
已拶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 三憐不打盛寒酷
暑憐不打佳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 三應打不
打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
打工役舖行該打爲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三禁打
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

袁了凡慎刑說略曰吾治寶坻時每念聖人制刑不得已而
用之雖尋常用杖必再三審慎至於夾棍極刑則斷斷不忍
輕用嘗設身處地思之以吾輩肌膚足脰而置諸三木之內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星

星集九

則與其苦忍煎熬以冀生全於辨白甯先避痛楚而甘就死
於屈招大抵極刑之威逼在善良冤枉者每多畏受而誣服
在兇頑實犯者梏之反覆而不供蓋用夾訊以求情而情之
得者僅十之二三情之終不得而釀成冤獄者十之八九也
同此血肉安見階下之囚徒與堂上之貴介竟判若犬馬之
與我之不類哉吾治寶坻已非一日豈無應用極刑之時然
吾卒不忍輕用而民情卒未嘗不得絕不貽譏於婦人之仁
蓋惟積誠推愛以感之從容反覆以鞠之多方設術以索其
隱情需時耐性以察其變幻吾之精神既竭而奸者無復遁
之奸屈者無不伸之屈幾若有鬼神之告我者刑固不必多

用而獄已無不折矣某之得力正不在嚴刑鍛鍊而專在誠意感孚竊以愚衷徧呈當世願居民上者悉鑒之戒之

珪自庚辰授閩糧道中間攝首郡一年再任臬司爲司土之官前後六年鞫大小難易獄不啻千計而未敢輕杖一人至於三木更可知矣每於疑獄黠囚經年不結者問至夜分往往叩首輸情畫招之後誓不翻供竊見庶獄之翻易者必係刑求嘗戒有司曰夾棍者藥中之生軍也雖遇疫症必病在下焦始可用之然用亦大傷元氣若早投之則死矣諸君遇命盜重案萬勿輕用夾棍乃聞州縣雖於戶婚田土細事動則刑訊真所不解此之謂能吏乎夫身坐堂上而斷堂下之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聖

星集九

事以情求情何情不得操守清見理明辦事勤何人不畏服而必作威乎况一行作吏沈酣酒食驕擁妻妾傀儡登場何堪自反試於輕紗暖帳中五夜捫心此時獄中薰蒸凍餒苦楚呼號之狀果皆情當其罪者乎又聞州縣班房管押酷逾地獄死者纍纍誰之罪也至於刀筆深文草菅人命何其忍且敢與偶讀袁先生之說款款如先得我心者輒附誌之以告天下萬世之治獄者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竇禹鈞漁陽人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又不壽宜早修德禹鈞素長者由是益力於善先有家人盜錢數百千而

遁書契繫其十三歲女暨曰賣此女抵負公焚券撫而善嫁之元夕往延慶寺得遺金銀候之一人涕泣至曰父犯大辟貸金銀將贖罪倉皇失去公驗實還之族姻有貧者代葬二十七喪嫁娶二十八人故舊子弟由公成立者數十家待之舉火者不可勝數居室儉素無金玉之飾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建書院四十間延文行之士爲師孤寒有志者來學而餼廩之後復夢祖父曰汝功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子孫榮顯矣公仕周爲諫議大夫壽八十二其子儀儼侃偁僖皆登科時人謂之五龍馮道贈詩曰燕山寶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五人仕宋儀禮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署

星集九
×15

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起居郎偁參知政事僖左補闕八孫皆貴

救蟻中狀元之選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復遇之僧驚謂郊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肖翹之物皆命也郊曰苟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浸吾編竹橋渡之豈此乎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捷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第一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改郊第一祁第十

埋蛇享宰相之榮

楚孫叔敖兒時嘗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兒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安在對曰恐後人又見埋之矣母曰無憂也吾聞有陰德者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爲令尹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人情者聖主之田也如心爲恕人能如其良心則所求無不如心矣朱子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惟知道而力行者深信其必然也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聖

星集九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存方便心說方便話行方便事久之則人我兩益矣今人爲善不力或曰吾力不能勢不可也至於方便之言毫無所費而人往往斬之此尤不可解也吾方便言之卽於人無益然於吾何損況於人未必無益而於我先大有益乎願人人作方便言先其易者由言而反之心由言而見諸事便是中和位育氣象也

陰功者至誠爲之無少詐僞有不求人知而天獨知之妙大觀中士有見其亡父者語之曰作人當學葛繁問葛繁何人也曰世人冥司皆設像禮拜之士因訪謁葛繁繁曰某方

行善事日或四五條至二十條四十年無虛日矣士問何爲善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礙人足某爲正之如人饑與飯渴與杯水一言一動有可以利益於人者隨念隨時隨事貴賤貧富皆可爲之但不可當面錯過耳

利物利人

明道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宋熙甯時王安石行新法天下騷然邵堯夫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之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觀於砌程二子之言則苟以利物利人爲心何地何時不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異

星集九
一〇四

可爲哉又況得時而當位者乎

修善修福

爲善最樂善卽福也況善又致福生生不息善無量福亦無量矣

袁了凡先生黃訓子曰余童年喪父母命棄儒學醫可以養生濟人後於慈雲寺遇一老修髯偉貌若仙語子曰子仕路中人明年進學胡不讀書子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學子試其數悉驗遂立心讀書孔爲予卜數縣考十四名府七十二名提學九名明年赴考名數皆合復卜終身言某年考某名某年補廩某年貢某年選四川大尹在

任二年半告歸壽五十三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正寢惜無
子予錄而識之此後凡考校無不立驗獨算予食餼九十一
石五斗當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卽准貢予竊疑之後
爲署印楊公所駁至丁卯殷宗師見予備卷嘆曰五策皆奏
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士老於窗下遂批准出貢連前食
米計之果九十一石五斗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
淡然無求矣貢入燕留京一年歸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
霞山對坐一室凡三日夜不瞑目雲谷問曰人所以不得作
聖者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無一妄念予曰吾爲孔公算定
榮辱死生皆有定數無可妄想矣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聖

星集九
大上

原來只是凡夫予問故曰人生信有數但凡夫則囿於數若
極善者數不能拘極惡者數亦不能定汝二十年被伊算定
不能轉移豈非凡夫予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立福自
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教典中言求名得名求壽得壽求
嗣得嗣求富貴得富貴夫妄語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
欺人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
甲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否凡科甲中人皆有福相予
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且不耐煩劇不能容物才
知凌人輕言妄談皆薄福相也豈宜科甲地之穢者多生物
水之清者常無魚予好潔宜無子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好怒

宣無子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予矜惜名節不能
舍己救人宣無子三多言耗氣宣無子四善飲爍精宣無子
五徹夜長坐不知葆元毓神宣無子六餘過尙多不能悉數
雲谷曰汝旣知非卽將不登科不生子之相盡行改刷從前
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
也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孔公所算不登科不生子此天作之孽汝所可違今力
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作之福也安得不受享乎易爲君子
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則吉何可趨凶何可避也開章
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尤爲明白示人汝信得及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巽

星集九

否予拜受其教因告天將往日之罪盡情發露先求登科誓
行善事三千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予
初號學海是日改稱了凡蓋悟立命之說思不落凡夫窠臼
也從此終日兢兢便覺與前悠忽不同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
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怡然容受明年庚午部考
科舉孔公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
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嘗自
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
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已至己卯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
復起求子之念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儀予行一事隨

書之汝母用鵝毛管印硃圈於厯日上一日有至十餘圈者癸未八月三千數滿又起求中進士念許萬善未及滿丙戌已登第授寶坻令到任後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編凡行事纖毫必記夜焚香告天汝母謂予曰居家時可以隨事方便今公餘閉門無事可行深以爲憂予思居官行善極易極大卽錢糧一節若細心清檢其善無限因力請上司清查侵牟飛詭減至大半又因時潦教民浚築水不災更留心刑獄辨冤救死全活甚眾夜夢神告曰君減糧一節萬善已滿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予爲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禱壽是年竟無恙今六十九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冕

星集九
卷八

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惟命不于常皆非詭語凡人世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汝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顯榮常作落寞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學問優長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知非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耽擱一生雲谷師立命之說皆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汝其熟玩而勉行之勿自曠也

正直代天行化

正已而後物正枉已何以直人人能正直則與天通而教化流行矣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急貨利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相公所知

慈祥爲國救民

國以民爲本救民正所以爲國臯陶贊堯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周書曰吉人爲善惟曰不足惟慈故祥也彼損下益上殘民以逞如申商者流孟子之所謂民賊也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辛

星集九
川々上

漢梁統乞增重法律上不從統夢神告曰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孫皆被刑法其子松竦死於非命至冀滅族

宋曹彬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欲屠城公執不可有獲婦女者悉訪其親還之及伐金陵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母得妄殺一人前後全活不可勝計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彬八子璨璋琮皆領旄鉞玘生光獻太后彬玘追封王爵玘子脩生除中書令封濟陽王子孫貴盛無比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國朝林希元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

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急餧粥
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葬瘞棄兒急收養繫固急
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
變有五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有三戒
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

忠主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靖欲而治亂者君之德也格心者
大人之忠敬事者百官之忠愛戴者士民之忠守死者患難
之忠以至婦人忠於所天賤人忠於所事一而已矣若夫阿
諛乃婢寺之容悅微訐乃宵小之勿欺不可不辨然盡已之道

藏輯要

陰陽文註

圭

星集九

謂忠人臣欲責難於君而不先克己則不誠何以能格不恕
何以能行故欲堯舜其君者必先自爲皋益而後可孚也
宋韓魏公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無所畏避
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
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
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不爲哉公相三
朝立二帝調和太后英宗母子之間兩全慈孝可謂至忠之
則矣

唐安金藏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有誣以異謀者
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將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

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五臟皆出而
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以桑皮線縫之閱夕
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睿宗乃
安後元宗屬其事於史官封代國公詔鑄名於泰華二山碑
卒配享睿宗廟謚曰忠

漢李善南陽富家李元僕也元舉家疫死止遺一孫曰續在
襁褓諸奴欲分其產謀殺之善乃負續逃山中乳哺之乳自
生汁奉續如長君出入必跪告十餘歲出告縣令鍾離意捕
殺諸奴而反續光武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善遷曰南太
守過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去朝服持鋤去草拜哭甚哀執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卷

星集九
又○文

爨以祭曰主君夫人善在此後入少室成上仙僕且如此况
臣乎

元秦閏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閏夫病篤以前
子爲託柴無二心後有殺張福家人者詞連前子罪當死柴
引次子到官誣服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乃我
殺人非兄也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囚得其情嘆曰
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其家豈殺人者哉奏
而赦之旌其門妻且如此况臣乎

孝親

教孝備矣盡孝難矣父母無刻不以子爲心至於身沒代更

而其心之專一孳孳不已爲子者能隨時隨處常有父母在其心中而不敢忘無間居游無間少壯無間存歿庶乎不至入於大不孝而不自知也

後漢薛包父娶繼母逐包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至被毆仆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吾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由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弟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

星集九

吳璋吳江人少孤永樂間母陸氏選入宮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璋棄家訪母舟中患痢甚殆昏墮中呼母不置及抵韶而母又從改封江西矣陸行趨饒州兩足俱腫臥野寺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過嶺爲蛇噉足倒地道人復至以藥塗之痛稍止曉行大雪忽見焦道人來曰爲母忘軀真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饑寒至饒母在王府不得見乃就府中貰一室書思親二大字久之得請入見母於養贍所母已病篤昏不知璋呼天割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後生子洪孫山俱官至刑部尚書子孫科第不絕

楊乙武進圩橋人行乞養父母得食雖極飢必先以奉親得酒則跪進歌舞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吾親病何可一日離也父母亡乞得棺脫已衣斂之時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其旁哀號拜獻無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孝子楊乙仰天拜謝曰吾本乞兒父母貧病不能生養今已矣何敢自私悉以贈所識之孤老無告者月餘死有徐道之者病劇夢攝至陰司見紫袍官人報曰楊孝子到冥王迎入吏持公服請更衣尊之上座冥王曰久仰孝行玉帝有旨召君非地府敢驚瀆也徐識楊乙祈之爲查陽壽當活一年甦而述之人之以貧賤而不盡養及富貴而不盡誠者又何以爲心

歐陽氏廖宗臣之妻也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歐陽與已女同乳哺之數月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加厚焉女或有言歐陽泣諭之曰汝我女小姑祖父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女感悟歐陽年三十餘未有子一夕夢其姑曰汝本無子我請於帝賜汝貴子矣果得子後宗臣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已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卒以富貴家先字閨娘蓋甚厚已女不及也歐陽病篤將絕閨娘禱於神曰嫂吾母也乞以身代遂甦所生子亦顯達婦且如此子當何如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九

星集九

敬兄

或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同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潘仲謀曰自父母看來兄弟原是一體故見我兄弟如見父母自有肫然流通處意氣自不忍加財利自看得輕至於兄弟乖和大抵起於婦人然我與兄弟一本且爲丈夫稍知義理猶未能無彼此況婦人異姓牽合又未必通知義理全要我自主張以我化彼勿反化於彼而已

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少少頃必問曰得無饑乎少寒必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周文燦性敦孝友其兄嗜酒依燦爲生兄醉毆燦鄰人不平而罵之燦曰兄未殴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虧氣方盛父母諸兄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毗病得痊袞亦無恙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卷九

星集九

王祥事繼母朱氏盡孝每被楚撻朱所生子覽輒涕泣抱持朱又置酒酳祥覽知徑取飲之朱驚覆酒覽婦亦與祥婦服勞如一朱氏感豫爲慈母祥後位太保覽後九代公卿

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諂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繡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爲已物鄭歸甯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已子子亦不知孰爲已母家有猫爲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太宗時表其門曰二難

信友

親師取友所以成德輔仁也故與五倫並重非泛愛之衆可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之三

星集九

比也欲全其信於終必慎其交於始

侯無可少與申顏友顏自言不可一日無侯君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過不自知矣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無可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鬻衣葬之顏有先世數喪未葬比死以爲恨無可力營辦竟葬焉又撫嫁其孤妹無可官至殿中丞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贍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與大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

登高第

或奉真朝斗

按救劫經六章其六卽天下通行釋道也故此下二句爲道釋言之

常熟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存小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方火熾時烟焰環迫二孀平日禮斗極誠窘怖中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巾者七八人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或拜佛念經

于玉陛間心念紛飛如何克治蓮地曰雜念是病念佛是藥道藏輯要

陰鷺文註

毛川乂

星集九

念佛正治雜念而不能治者因念不親切也雜念起卽用心加工念佛字字句句精一不雜雜念自息矣

佛經拔度幽明之事紀載不一此非彼一家言也實有至理蓋經與甲子言萬偈不過教一切衆生去惡向善如呼寐者而使之覺彼冤鬼孽魂聽之而自反則心平而結解矣至於卽心是佛又何梅子之不熟耶

報答四恩

天地君親有覆載生成之德雖欲報而罔極然不知所報則忘本矣人能提此良心時時顧本隨分自盡不徒飲食婚宦於熙攘之中其庶幾乎

福建林承美幼孤母撫之成立後每對客感觸思親輒泣遇一老人曰痛哭無益惟篤行陰德纔可報親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承美敬守其言常舉以勸人然能思親者乃能作善者也故孝爲行仁之本

廣行三教

註者或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然亦不必如此解蓋上文明言釋道之事矣此三教自指儒釋道也况帝君世爲通儒而親受老子釋迦接引解厄之恩其於三教實有身體而貫通者不徒爲出入門戶之說也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卷九

星集九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雲笈七籤云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壽一紀救是善人又當倍之

之

真武垂訓云凡人在顛沛急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上資

祖考下蔭兒孫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危如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宋黃汝楫越人家富時方臘寇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閉空室中得金帛始放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百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

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楫生五子開闔閨聞閨相繼登

第

宋符彥卿久鎮大名有蜚語上聞太祖遣知制誥王祐使魏州廉其動靜以便宣付之瀕行帝謂之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使還得彥卿不法狀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相也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量爲決配而已還朝奏曰彥卿無他臣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戮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戒之帝怒其語直移彥卿鳳翔罷節制貶祐華州安置祐赴貶親友送於郭門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謂旦也手植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堯

星集九

三槐於庭曰吾後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

王氏

矜孤恤寡

孤寡者窮民之尤無告者也而寡婦爲甚至牀獨守常人所難苦節艱貞鬼神所敬此之不恤可謂仁乎

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病劇霖問之尉以老母少女爲託鑄卒霖割俸送其母函骨歸河東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得請於帝爲公子矣是月霖妻孕明年告歸每遇灘險若見尉在岸指呼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舡載及生府守送米貯以小舡因呼之曰

合名曰穎及長官至大理寺丞

敬老憐貧

元周司敬老人如其父兄一日過江遇風舟幾覆忽定得抵岸一漁翁曰昨夜江邊有人言當覆一舟溺二十人以有周不同在其人敬老不可壞也遍詢舟中無其人解者曰司字缺左直非不同乎乃知同舟盡受周司敬老之益也

華亭李登瀛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賣子償租李惻然曰爾實疾非爾過也我雖貧尙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乎亟取原銀贖爾子歸其佃曰兒已賣豈許贖耶李曰我貧儒尙讓爾租買主富家當知積德我爲爾言之遂偕往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卒

星集九
川上火

乙丑聯捷

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馮琦號琢菴父爲庠生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臥雪中半僵矣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先以無子禱於東嶽是夕夢神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名之曰琦

官至尚書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羅循官副使無子偶見一寺有七棺暴露捐俸命僧瘞之後生子洪先狀元及第爲理學名儒

李若愚施棺槨數十年孫昌祚順治辛卯夢數吏執柬邀之升堂與朱衣者行禮見堂下跪數百人同聲曰我等俱受其祖恩德者壬辰昌祚成進士官至大理卿

家富提攜親戚

范文正公旣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曰我宗族甚衆於我雖有親疎自我祖視之皆子孫也且自祖宗來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歸義莊公父子名相累世昌熾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卷

星集九
人。8

歲饑賑濟鄰朋

嘉靖甲辰楚大飢漢陽蕭達出粟且盡復捐千金易粟賑之時未有子妻戴氏夢數百人羅拜一人攜兩孺子前曰請以是爲君嗣所以報也庚戌生良有丙辰生良譽萬曆庚辰良有會試第一延對及第良譽亦高第達壽七十五置義莊名曰景范二子出俸增田楚有漢陽雙鳳之謠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唐李珏廣陵人賑糶爲業斗秤公平人來糶者珏卽授以升斗使自量不計時價每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而衣食豐給若有神助適宰相李珏出鎮淮南珏避其名改曰寬李相

夢入洞府見金牌上首列李珏大喜忽二仙童自石壁出李
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然此姓名非相公乃公江陽部民也
珏驚寤遍訪得之延至府中問有何功行寬謙辭李拜問之
具以賑糴對李公嗟嘆不已寬壽百餘歲無疾而卒三日棺
忽輕視之如蟬蛻矣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富貴之人賤奴僕如犬馬陰悍之婦嫉婢妾如寇讐傷德損
福總由於不恕也使以其身與其子女易地思之當不寒而
慄矣況焉能保身與子女之必不易地乎凡此皆當自幼謹
之而婦人之善惡則丈夫尤不能辭其責也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奎

星集九

程大中公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左右使令之人無
日不察其飢飽寒煖俟夫人治家有法不喜笞撲奴婢視小
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
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是生明道伊川兩先生爲大儒

印造經文

經文千言萬語皆教人爲善去惡雖閱者疑信參半而有一
二信者卽善勸而惡懲所益多矣然則印造邪說淫詞以誘
人爲惡者其罪又當何如可不痛絕之哉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爲善每遇嘉言善行輒刊刻施人
夜夢帝君語曰汝諸刻已錄報天庭矣上帝許昌汝後自是

典籍不學而曉子孫俱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汪靜虛欲刻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陽文廣施力未果其子源遵先志捐貲刻成募衆印施萬部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吾志且勸善共施我已獲福冥中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俱名注善籍矣

創修寺院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得金一窖急瘞之及公爲西師僧使其徒謁公募修寺公無所贈但致書一封歸啓之云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修此寺餘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奎

星集九

餘造范公橋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四萬二千有餘

捨藥材以拯疾苦

許叔徵嘗以登科爲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自念貧乏無力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妙人無高下俱急赴之不受其值夜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上名不祿升第五上乃陳祖言下乃樓村也

施茶水以解渴煩

雒陽楊伯雍壯不能娶作義槩飲行者三年忽遇異人與石子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伯雍求之要以白璧一

雙雍至玉田得五雙遂納徐氏雍拜大夫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於暑月施茶冬月施薑湯又日作粉團施人一道人食之三年知其誠謂之曰吾無以爲報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數約一升麻子其子依所指葬之初世卽九人登第累代簪纓至今閩省有無林不開榜之諺

或買物而放生

居官者嚴禁宰牛不誇聞厨膳居家者無大故不殺生嚴禁小兒戲戕蟲雀皆不費之惠也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或曰放生則着相不殺不放付之無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畜

星集九

心爲妙敏仲生疑以問法華禪師師厲聲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著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箇苦衆生否敏仲駭悟發心再放百萬命因遇蛤蜊數十斛買放之忽轉念恐彼感恩求爲眷屬豈不癡鈍夜夢文殊現金身慰諭曰我憶往昔劫亦曾生蛤蜊中但堅汝心救衆生苦因著文勸世

長洲韓太史世能祖永椿居陸墓甚貧每早起持籌掃兩岸螺螄入中流有時枵腹掃至數里遇擗網所遺螺蛤等物必拾投水中丁卯太史赴鄉試夢神曰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汝入翰林官至一品後官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

康熙丙午無錫北關祝某家有一客偶出過長安橋見賣犬肉者縛一大至客買放之犬卽隨客不去數日後客僱船往江陰發賣綿花有銀三百兩爲主家一僕竊見卽與船戶同謀醉客用蒲包札緊投水中而去此犬卽跳上岸跑入村中哀鳴不已若招人走狀村人隨犬至水邊犬跳入去銜起蒲包村人解視客尙未死救醒之客仍往祝家僕與船戶歸獲送官伏辜

或持齋而戒殺

宜興陳信世戒殺生正月初三日晨起見黃衣者數人以物分散鄰家怪問之答曰此瘟疫也信曰何我家不及曰汝家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一

星集九

三代不殺生故免若永遠持戒獲福多矣語畢忽不見其年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

婺州陳峻有送一羊一猪者峻欲元旦殺之其弟岠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夢人引至一署堂上設三簿一放生一殺生一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岠某日救一羊一猪岠曰雖勸卒殺不敢冒功下有一白衣一白衣者跪曰當時荷蒙援救言雖不從恩不可忘屹醒因一門戒殺數世富貴

北平吳兆興戒殺持準提齋咒十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停船京口碼頭見岸上一家宰雞問其故曰家常飯兆興力勸不從夜夢三眼多手神語曰汝能戒殺已脫十禍十死

矣今日勸人戒殺彼雖不從功仍在汝明日午刻彼當以喉疾死若從汝言尙可免惜哉兆興驚覺天明卽去生理忘其夢晚歸船聞岸上哭聲詢之殺雞者死矣問其病曰喉疾也

兆興大駭刊其事勸人

舉步常看蟲蟻

胡僖省試謀寓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構火將焚之僖曰以我一夕之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也亟還故居迨入試構思窘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蟻遂不見及榜發主司謂子文殆有神助僖知蟻報也

禁火莫燒山林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奕

星集九
川上立

唐屈突仲任好焚林恣獵一日暴卒復甦曰見一判官乃其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謂之曰汝殺業無比不可救矣仲任叩首哀求判問明法者對曰必得受殺者肯方可乃勸眾生曰仲任殺命無算今斷割其肉無益不如放回令寫經萬卷超度汝輩眾生憤恨不許乃以袋裝仲任瀝其血一盆遍灑之諸類憤吮其血乃姑許得放還遂刺血寫經求脫惡業如是數年而卒

點夜燈以照人行

語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家以其普照行旅有功也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蝦可免網罟則功兼澤物矣

陳覽閨門病目盡瞽醫禱無效一日遇異僧語之曰汝居心
智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禱何可贖覺誓改過自新僧曰永
燃夜燈以照行人行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覺卽奉
行不倦普勸里中共施燈照三年如一日閨門俱不藥而愈
後瘟疫盛行獨其里中帖然

造河船以濟人渡

楊少師榮祖父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順
流而下他舟皆擣取財物獨少師祖父惟以救人爲事他物
一無所取人嗤其愚後生少師

方世隆好造渡船生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爲賊兵所迫至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李

星集九

一巨河無渡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一舟渡之怪問安得此
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及抵岸忽俱不見乃悟其父造船渡
人之報也

勿登山而網禽獸

漢楊寶宏農人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鳥搏擊墮
地又困於螻蟻取歸置梁上又爲蟲鼠所齧移之巾箱中采
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羣雀來鳴繞寶室數日而去
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乃王母使也往蓬萊
過此數遭劫厄感君救養令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泣辭以白
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二公潔白如此環矣後

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二公清白無比

勿臨水而毒魚蝦

李景文好生凡魚蝦活者盡活之池後景文服丹砂煩燥幾死投浸池中魚蝦繞體如吮喰然須臾平復池水爲熱

楊序夢神告以逾旬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序曰大期已迫恐不及奈何神曰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尙可活盍圖之序醒急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魚子卽投水中月餘復夢神曰爾壽可延矣

放魚子於春夏月將碎泥拌子擇長流水草間置之

勿宰耕牛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

星集九

程子與客語爲政歎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用其力老則屠之客曰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復稱貸以買壯者否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先生曰爾之言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真武垂訓曰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歆其形上應天星其力下興地利有功於世無害於民殺之者國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禍愆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太乙牢山俱有真形食之三日魔神攝精戒之三日名上玉清牛食百草與人何害人食

百物牛犬可戒

金陵朱之蕃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故齎之汝家世積陰德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故父猶未戒奈何父夢亦然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年

奪狀元及第

嘉靖二年林侍郎俊忽於公宴昏睡久之覺語眾曰適童子召我至一府曰此獄也食牛殺牛者囚此獄中人手足皆穿大釘忽家尙書公聰出殿呼某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正公也我爲其屬以爾昔爲縣不禁殺牛故減壽一紀俊曰曾出榜禁之尙書曰得無失檢乎急檢卷得之代申還其壽遂醒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堯

星集九
メトガ

勿棄字紙

練川許自俊癸酉科鄉試闈中夢號房前掛拾字竹篋一隻竹箥一柄篋內字紙光焰爍然旁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中式復魁會榜

康熙壬寅五月金陵馬回子之妾被雷震死有手掣新履碎列於前其中字紙片斷蓋此妾平日常以字紙苴履也

惜字於紙尤當惜字於筆周霖公惜字正誼十二則下筆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下筆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下筆誤人功名者此字當惜下筆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下筆屬人閨闥陰事及離折人婚姻者此字當惜下筆謀人自肥傾人

活計者此字當惜下筆凌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下筆唆代人禦詞者此字當惜下筆顛倒是非使人銜冤者此字當惜下筆作淫詞閨謠兼託詩譏訕人者此字當惜下筆刺人忌諱發人陰私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

勿謀人之財產

楊某業商淮揚有陝客寄存千金三年不返楊埋金花盆中訪其人死矣招其子至以金還之其子不敢取楊曰此汝父物何必辭乃叩謝而去楊有子溥官太師

丁清惠公有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辛

星集九

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嘉靖朝鄧繼曾授徽州知府其親某御史告之曰昔某巡按雲南夜宿一所秉燭獨坐有一人前曰我非人乃爲君守財者某問財何在神指座下視之磚下果有白金一千兩某曰能爲我送歸乎神曰要鄉貫票帖隨寫焚之忽不見後某復命適同年某主事囑爲保舉一官饋金二百及歸家後卽祭神神復至出金八百兩某問何故少二百神曰某主事前已饋矣某悚然慚謝未敢告人與君至戚仕途方始當知定分有數不可妄謀也

淮上陸文侵其鄰鄭氏之產以爲園惟存樹一株陸晚得一

子而啞數歲戲於庭忽指樹曰樹猶在耶家人大驚復啞如故及長盡破其家人以此子爲鄭氏後身

勿妬人之技能

人各有能有不能我之技能有限人之技能無窮故莫大乎取人爲善也若媢嫉以惡之則是自絕於善而害天下之善不仁甚矣

有二士俱業春秋將入闈一生忌同經生才高密取其筆囓之明日入試筆盡壞大驚慟哭欲出忽假寐若神附其背曰起起第書之驚悟視筆俱完好及卷終則仍秃筆也生出遇彼生迎問曰試卷必佳對曰僅完篇耳其人面赤明日彼生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主

星集九
川文上

帖出禿筆者中魁

勿淫人之妻女

萬惡淫爲首人欲之易動而難制者也然遏之須於起念之時見人之妻女常作人見己之妻女想其曠居者必自譬曰甯渴死不飲酖酒甯飢死不食砒毒倘或惡緣纏擾卽作刀劍死傷刑獄各種變態想則心自定矣避嫌遠疑早一着更妙萬勿如溺水者沈淪而不可救也人能一生不犯淫惡則諸孽皆輕能全一人妻女之名節則冥冥中以爲不磨之大功然則人禽禍福之關此而不慎可惜也可畏也可憫也唐學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將窗紙搘破公補訖題句曰搘破

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
匾左右懸二燈書前二語怪而告之後果大魁

羅文正公倫計偕過姑蘇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
子矣羅遜謝范公曰某樓之事誠動太清耳羅憶昔年曾拒
奔女於此樓果廷對第一

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
奔之公辭以疾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
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登鄉
薦二十四歲成進士官至參政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省試病劇忽魂自頂出見大士指引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圭

星集九

令謁孔聖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準舟有
少女美姿意欲就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且告
曰因汝見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勸善今時人心險薄
鬼神伺察更嚴往古功名富貴生來卽定今之善惡冊籍一
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湯驚而甦登辛丑進士
餘姚王華館於富家某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出奔公不納妾
出一柬主人親筆云欲借人間種公批其後云恐驚天上神
明日辭去後有道士設醮伏地久之起曰適至天門見放來
年狀元榜馬前旗上一聯云云華果中狀元位至大宗伯生
子陽明先生爲大儒封新建伯或曰狀元周旋之父事

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中有婦奔之曹趨出行之中途見燈火喝道入古廟中竊聽之乃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此人有短行已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曹某不淫寓婦可嘉當補之及揭曉果中第六

宣德中曹鼐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女於驛亭意欲就公公曰處子其可犯乎取片箋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中宵不寢天明召其家領回後殿試對策忽風飄一紙於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發狀元及第

明末張文敏與周某避寇山中有少女先在見二人倉皇欲避張曰去必遇寇吾等皆誠實人決不相犯中夜周欲私之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畫

星集九

張力阻得免及旦張送之出山速訪其家迎之張後爲黃姓之婿奩具甚厚及相見乃前山中女也生三子皆登第

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襲蔭指揮繫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連曰使不得後子上公車途有捐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翁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二人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甚靈汝試往禱之是夜陸夢與師俱爲城隍所逮大加訶責命吏查祿籍陸仲錫下注甲午狀

元邱某下所有神曰陸某奏削其祿邱某抽其腸驚醒館童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仲錫終身貧賤此條最重未犯者誓死勉之不幸有犯者痛心悔罪誓行萬善以贖之否則其禍報有不忍言者勿以予言爲迂也

勿唆人之爭訟

訟終凶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况唆人者不干己事而因以爲利明有王章幽有天譴此其人當痛自悛悔而人亦不可甘受其愚陷於罪戾也

唐雷孚自始祖樞以忠厚傳家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孚登進士官至太子太師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書

星集九
川文三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旬日失火家資立盡意欲渡江他往仍營刀筆中流檣折敷墮江而死

勿壞人之名利

三山蘇大璋治易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輒以告人有同經生訴於都守謂蘇某自許甚確必與試官有私及定榜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啓主司曰物議如此設如所言何以爲解主司乃對眾以副卷易之既折號則自副改正者蘇大璋由正降副者訴璋之同經生也人謂天道公而巧
勿破人之婚姻

徽州程孝廉家臨溪有女子失足溪中救之令妻伴宿明日送歸母家其舅姑聞之曰女宿於外名不佳令媒退婚孝廉親往力辯乃成婚已而寡遺腹生一子母授之書輒流泣曰汝能成名無忘程孝廉之恩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會試與程同號七稿皆得意忽燈煤焚卷痛哭不已程曰若肯與吾書之乎少年卽以付之程中進士少年謁程曰公生平有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力全一溺水女子差無恨耳少年大驚伏拜曰此卽吾母也宣矣

四明葛鼎鼐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廟祝夢神曰爲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廟祝方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卷

星集九
メー上

鳩工復夢神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浼葛代筆也葛聞而驚悔力爲完之後止中一榜官副使

順治丙申浙江舉人鄭某有友謀某妻鄭爲畫策飛語入其夫耳謂有私也其夫疑欲出妻商於鄭鄭卽爲作離書書稿誤塞筆管中戊戌會試攜筆入場搜者得之荷杖責革去

舉人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宋昌陶令銅梁有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憇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又憇於陶陶一鞠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

半作佛事以報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弟拜從姊弟感泣而去陶仕至中丞

浙西米信夫爲人奸狡里中兄弟爭財米與其兄有隙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以致富二十年後遭反者牽連逮至縣見吏如其弟抑令招承訴於府見府吏如其兄復抑之使承闔家死於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富人徐池心涎徐八房屋八不肯售乃誘父子賭蕩傾其家屋竟歸於池徐八父子憤恨而死後池三子五孫俱病殆夢其祖曰此徐八爲祟也池懼禳於城隍廟見一丐者曰夜來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九

星集九

宿殿角見有人呼訴徐池誘其子蕩產者池益懼歸而一門盡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陶士行貧時母子冬日嘗著敝葛及貴母恆縫敝葛一塊及士行袖中曰汝當盡心爲國恤民保護良善勿以權勢遂忘著敝葛時也

太傅金文通公誠子弟云我在官日汝輩少做一件得意事則吾休官日汝輩便省得一件失意事

馮稼菴曰凡吾輩十分如意則旁人決有十分不如意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嘉興屠應俊康僖公子也有鄰人負其子孟元銀以屋基及
小塋立賣券爲償孟元酬其直及竣宦歸鄰人來謝公子厚
德俊驚曰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浚取旁還之且爲築
其塋塋後子孫富貴不絕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富鄭公中年居洛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嘗云某不遇邵
先生不過一村漢耳

劉安世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
安世敬佩之厯官臺諫遇事敢言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吾
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爲名臣謚忠宣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卷

星集九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明陳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宦者王振柄國備禮幣求
公書欲以致公公爲書程子四箴而却其饋竟不往振亦不
能害也公爲祭酒十八年名壽俱高

親君子遠小人達於上下者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則聖人之大而嚴也

常須隱惡揚善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以
動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每稱述善事令聞之
者欣慕而效法

馬援戒兒子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韓忠獻爲相見有攻人隱惡文字必手自封記不使人見人有一小善必歛手歎服曰瑩所不及

明萬曆間有廩生與修江陰縣志見舊志二節婦無事實削之城隍廟祝夢見二燈導二婦一自正門入一自東角門入神降階迎之二婦訴曰我等一生苦節某生不訪而表章之反削去名氏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旣輕節義削之矣蓋二氏一受子封一則民間婦也

不可口是心非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卷一

星集九

口蜜腹劍陰賊者也面從背違庸懦者也華言無實夸誕者也習而不知恥則惡曰滋當每事自訟而漸克之

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神判曰道季生平心口不同善功無一僂神其能免乎竟卒

剪礮道之荆榛除當途之瓦石

何慶病聾啞見道途有荆棘輒斬除之以便人行復於夏秋日必持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溼人衣足忽夢黃衣人語曰汝前生好聞人非談人短故有此報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矣及醒聾啞復痊

新安盧世澤立心仁厚見道上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

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何堪年六十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盡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當增壽二紀命還遂甦益加勸勉壽至九十有一無疾而終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饑或勸之出糶張曰吾豈圖利已者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官塘百八十里築堤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得利後享年九十三子孫登科不絕

歙縣余永甯之祖販木爲業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立意獨任而資本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乃往急賣忽木價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堯

星集九

騰踴獲利兩倍橋工旣成其本如故

雲間蔣性中給諫初第進士有司爲立表於門時鬻湖病涉公曰榮吾家盍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

垂訓以格人非

鮑曼殊曰勸化一人爲善則世界多一善人若勸化一惡人爲善則世界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其人又轉相勸化以至百千人若筆之於書直可勸化百千世善根流傳永無窮盡柳元祥患療病百藥罔效力疾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者同一老人語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感格者眾持命天醫治汝惡疾汝壽止四十今延二紀矣於

是頓瘳壽六十四

捐資以成人美

范文正公在淮陽有孫秀才索遊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問何汲汲如此戚然曰母老無以爲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補子爲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徵至則前索遊者也公歎曰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幾汨沒况其下乎

范純仁奉父命往江東收租麥五百石道遇父友石曼卿言三喪未葬純仁悉以麥舟付之及反面文正公問所見以曼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平

星集九
川之义

卿留滯丹陽對公曰何不以麥舟助之對曰已付之矣文正公欣然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券成張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前官湖南部使者挾勢劾奏敗官今恐舉家餓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卽遣張持錢歸語守義如有枉可訴之朝事白乃來郭旣辯雪復官張來如約公使人語曰吾位宰相豈可娶士人妻前錢想用盡取婚券包二百金助郭之任張泣拜而去

作事須循天理

天卽理也循理則知天而安命矣許魯齋曰不聽父母命爲

不孝不聽君命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私祝者人問之曰我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用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出言要順人心

言者心之聲也不順人心則其存心可知矣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今人每易其言深刻矯誣以爲不過飄風之過耳不知所損實多也嚴君平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其庶乎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全

星集九
川上行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見先哲於羹牆

後漢書李固傳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簡編若神明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嘗曰余謫嶺南居無與游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於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撻矣

慎獨知於衾影

君子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此慎獨而毋自欺之學也
朱子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
則投一白豆每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豆初時黑多白少後白
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及至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
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般不正
當的思量何難之有○此宋儒真實工夫質諸鬼神而無疑
者後儒不求諸獨雖讀書窮理皆成玩物也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孟子所謂集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全

星集九
又二四

義也君子行百善有一惡亦足以累之故去惡務盡小人行
百惡有一善亦足以湔之故遷善貴勇凡前所注行某事獲
某福者非銖稱而寸量也觀其一行之善則其居心行事全
體爲善可知矣且此特人之所知耳其不知而陰行者又不
可勝計也故天之報之者如響今朝樹木而夕求蔭少不如
意則曰爲善無益豈真無益哉更勉其所未至而可矣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晉陵顧成娶錢氏女爲媳順治八年春疫大作病者親戚不
敢過門成遘是疾親丁八人俱伏枕時媳歸甯聞信欲趨視
父母力阻之媳曰夫之娶妻爲翁姑大事今翁姑病甚忍心

不往與禽獸何異隻身就道成在牀見鬼物相語曰諸善神衛孝婦來矣吾等不速避謹不小八人皆愈

元自實恨繆某負德雞鳴厲刃往殺之道過小菴菴主軒轅翁見有凶鬼數十執刀從之少頃復回則見從之者皆金冠玉佩持幡之神天明往問之元言初欲殺之及至門思彼老母妻子何尤遂隱忍歸耳翁合掌曰神明已知當有後祿元後享富壽

近報則在自己

裴度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少異不貴則餓死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人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金

星集九
十八

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犀帶二欲求津渡不幸祈禳匆忙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亟還之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陰隲文起前程萬里矣後出入將相封晉國公

遠報則在兒孫

歐陽文忠公父觀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鄭夫人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指子修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嘗以我語告之及文忠公參政事父贈崇

國公修表其阡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

朱鑒堂曰世言善惡有時不報不知爲善不昌祖父有餘殃
殃盡必昌爲惡不滅祖父有餘德德盡必滅而當殃德未盡
時則以爲不報也爲善得禍其命本薄也使竟不爲善其禍
當不止是爲惡得福其命本厚也使竟不爲惡其福當不止
是而不原其始又以爲不報也善惡不報時辰未到不於其
身必於其子孫譬如立表取影愈遠愈大貸貲取息愈久愈
多而未要其終又以爲不報也人事不齊天公最巧猝至之
禍禍兮福所伏或天假以玉汝成非分之福福兮禍所倚或
天借以厚其毒而無這識者又以爲不報也名之榮辱亦禍

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卷

星集九

福之一端小善享大德之譽福已折除小惡得大奸之名禍
遂稍減而信浮名者又以爲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
誅鬼誅同是一痛而現住世者又以爲不報也凡情未滌正
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
反怨天之彰輝有差則又以爲不報也外作幾樁善事其他
隱惡尙多陽有數種過端暗地陰功或懋冥司覈之世人不
解則又以爲不報也噫嘻人間善惡絲粟有還天道循環毫
釐不爽士君子立身行己倘會失足及早回頭苟未踰閑亟
成全璧無定者數有定者理以有定之理格無定之數豈非
自作元命者哉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或問無爲而善與有爲而善孰佳曰無爲者尙矣然恐借言無爲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而實行不至何取焉且引人爲善不妨示以所獲夫所惡於覬報者爲其不獲而忘也若時時刻刻主善爲師勉強不已乃成君子不亦善乎一起信心迪吉逆凶聖有明訓而世乃不信謂爲善未必獲福爲惡未必蒙災斷我善種滅人善緣是何心哉故宜起大信心一念信便是一念善根念念信便是念念善根一囑勤修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以一杯水救一車薪而曰作善無益是與於不仁之甚也正當及時精進常如天地臨我鬼神質我不然道藏輯要

陰隲文註

金

星集九

悠悠忽忽一暴十寒積惡甚易積善甚難時不再來悔何及矣一重養心管子云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怒氣迎人慘於兵戈南華云兵莫慘於志夫志氣之間於物未有所及而食和飲湧自然感召人能涵養本原中和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忿便能懲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腔生意益滿虛空所謂好善優於天下也一貴堅永夫善之報有近遠蒲柳之質朝種夕發松柏則不然十年樹之百年成蔭風霜之下勁節挺然一發則蟠天際地矣是造物之久要也一重流傳書記所在十人勸之必有一勸以善書傳一人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富貴大力量

人而勸成其善者當千善流傳無窮者當萬善時時稱說人
人提撕下及庸夫閨婦無不感化善緣無量福緣亦無量矣
昔孫思邈刻于金方書成仙去周籩爲人說感應篇脫饑饉
籍公善之善豈有涯哉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九

星集九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